

詩集傳通釋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至
正十二年建安劉氏日新書
堂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
十·二釐米寬十三·四釐米

詩德綱領



後學安成

劉氏日新

安劉氏日新



六 按舊關唯之序其間有統論詩之綱領
詩大序且引以冠經首使學者得以先
序別歲多疏亦有不滿人意處又曰詩者志
以所者謂詩

在心為志

言為詩

心之所之

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

詩人

此發見於

口為詩謂此

○情動於由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嗷歎之嗷歎之

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

形見也

知手舞足蹈也言情動於中而形於外也
足蹈之而有舞焉歌詠其聲舞蹈其容聲容兩盡然後言
怨哀樂之情宜專於外無所
淫靡此所謂導和之至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更反樂音洛
思息更反

聲不止於言凡嗷歎永歌皆是也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

徐疏平數期之節相應而和也然情之所感不同則音之

所成亦異矣

故謂之音而即其音而復可傳其所感之情有如是不
同也則音之治世之政和順民述其安樂之心作歌故其
音亦安樂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極也厭厭夜飲不醉
無歸樂之至也亂世之政乖矣民述其怨怒之心作歌故
其音亦怨怒民莫不殺我獨何害怨之至也取彼諸人投
異豺虎怨之甚也國將亡民遭困厄哀傷思慕而作歌故
其音亦哀以思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哀之甚也嗷焉謂
潛焉出涕思之篤也

言者由統而無政也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誄之使人有所創艾刈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災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此節入結上三節而言詩之用廣大起人善心諷其事之失則可則人逆志得失於是乎正其入人之深如此者蓋以人心同一理也諷其實而極其和平則達於陰陽而或致祥諷其實而極其怨怒則達於陰陽而或召災其感動之速如此者亦以天地神人同一氣也詩雖出於人為而理氣感通則不假人力也達字貼動感字陰陽貼入地鬼神字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尊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此或疑指周公為先王先王樂若止言成王此無甚害蓋周公行王事制禮則失其實矣是指風雅頌之正經此或疑指周公為先王先王樂若止言成王此無甚害蓋周公行王事制禮則失其實矣

風化故知其指經常也女正乎內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云夫婦之經者孝敬之成也蓋天下之道只從夫婦中出而夫婦之道又只從中正中來以此氣象事親則成孝事君則成敬由是而人倫厚風俗移皆出於詩之功用也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

雅六曰頌與虛應反後同

此一條本出於周禮太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管轄也謂此曰風雅頌者三百篇之節奏實統於是而無所實故曰綱領賦比興者三百篇之體製實出於是而不能外故

曰管轄國詩有八義如網之有綱如衣之有領如車之有轡有管轄管轄詩有八義如網之有綱如衣之有領如車之有轡則風雅頌之山也管轄之用在車之中則賦比興之管也

風雅頌者聲樂部分夫聲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

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按周

師掌六詩以教國子而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詩條理

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士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

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

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比興所以分者又以

其屬詞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賦比興所以分者又以

為大雅為頌風之曲折氣之高下作詩之始或為風為小雅

待太師與孔子而後分也風雅頌乃其音與賦比興乃其

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此者以彼狀此

如蠶其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置之類

是也凡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也引物為况者比也本

物以引起此事而用物指之起因而接續者興也又曰

是興不說物事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漢有游

女奕奕變髮屬君子作之只說簡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皆是

曰如稊結今何在何日大刀頭此是比也青陵上相蕊蕊

潤中石人起意後來古詩如客行客又如山有屋林木有

枝蔓來無端人莫之知皆起如唐詩尚有此法如青河畔

草青青水或別將一物說起如唐詩尚有此法如青河畔

物也有將物中無一物起自家之所有有將物之所有興起

自家之分無前輩都理會這蓋眾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

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

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皆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

可吟咏以得之矣却是裏面橫貫而都賦比興故謂三

緯謂風雅頌之聲音之節謂風雅頌之體謂賦比興三經

謂風雅頌之體謂賦比興三經是詩之所用風雅頌之體謂賦比興三經是詩之所用風雅頌之體謂賦比興三經是詩之所用

可吟咏以得其指歸蓋古今之作
者教者孝者皆不能外夫六義也
固為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
蓋亦以是三者為之也
賦比興之義
賦以言事之始也
比以言物之類也
興以言事之類也
三者皆以風為先
風之所用
賦比興之義
賦以言事之始也
比以言物之類也
興以言事之類也
三者皆以風為先
風之所用
雖同是託物比顯而只隱當
先顯而後隱故此居與外也然比興之中
綠衣兼於興兔置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
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此與之中各有兩例
義者則但取一字相應而此則言其全不
則同也此有繼而此則言其全不
隨文會意何中繼而此則言其全不
之體有此六義而教詩與孝詩者皆當先辨而識之
衣雖比此後義反因以興起其詞雖鴻雖以起興又以擊而
有別比之德也獨辛二者以例其餘耳
謂得風之體多者為風得雅之體多者為雅得頌之體多
者為頌而朱子亦嘗疑以七月詩變其音節或為風或為
雅或為頌則風雅頌之例中亦恐有不同者不特此因之

然例為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刺之風

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之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
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
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諫其風
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
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
能有所動也
上之文諫諫有
人之道故曰風
以風化謂正風也然變風亦諫諫也
止謂變風耳風雖有此二義不同然皆
而能有所動故皆曰風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

變雅作矣

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應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為正小雅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邠至豳十三國為變風六月之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故其為說如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一家自為俗也然此等詩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疑者則具於本云云此詩經之有也然乎理故且從之如理可疑者蓋指楚茨至車牽十篇之類而未嘗有疑為文武成王時詩變風雅為康昭以後所作以正雅為文武成王時詩變風雅為康昭以後所作以美為正以刺為變雅之詞也若約其時世分其篇帙則其可

○國史文明乎得失之迹人倫之變長刑政之苛吟

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是止書治者也

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婦蓋非一人而

序以為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說者登其失乃云國史細

釋詩人之情性而歌詠之以風其上則不唯文理不通而

考之周禮大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大師

之屬瞽矇之職也故春秋傳曰史為書瞽為詩說者之云

兩失之矣周禮史官如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遍掌

周禮史官如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遍掌亦未必是聖人微也此一節係變風雅作矣之下冠者之意以承上文而言變風變雅為國史所作非以作詩則序為皆作於國史然亦誤矣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之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心者也

禮義喜怒哀樂之中節者曰節節則通中不節則不通也而猶有不心者也

者固已多矣如泉米載馳等○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身

所謂上以風化下謂風之本出於人君一人之躬見於一國之爭

言天下之事形四之風謂之雅言王政之

所由廢興也政者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形者體而象之之謂雅言天下之政也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體也

之別言天下之事以體象四方之風俗而以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正雅則可見王政之興變雅則可見王政之廢

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伐商先王之福祿尊相考以配天酒飽德求賢用士皆大事也詩既興樂音亦殊至於變

雅則由音體有小大而不復由政事之大小矣○正小雅

其音節亦不同矣及其變也則亦各以其聲而附之也雅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反

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宮最濁而羽極清所以協歌之上
下律謂十二律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
林鍾夷則南呂無射亦應鍾黃最濁而應極清又所以旋
相為宮而節其聲之上下括之宮聲洪濁其下制以商聲以
輕清其下為徵清濁洪濁之中為角此五聲之制以括人
聲之高下又制以十一律以節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
十二等謂如以黃鍾為宮則是大簇為商姑洗為角蕤賓
為徵南呂為羽至五射為宮便是黃鍾為商姑洗為角蕤
賓為徵南呂為羽至五射為宮便是黃鍾為商姑洗為角
中呂為徵林鍾為羽至五射為宮便是黃鍾為商姑洗為
商角為徵林鍾為羽至五射為宮便是黃鍾為商姑洗為
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鍾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
然如此則宮聲可以擊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一律皆有清
濁之謂四者意其取數之其多者言之耳樂九聲曰心之言
必有長短之志心之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
則故曰聲依永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
又必以商為角為徵為羽所為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
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二分損益

謂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補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
管與相為宮者所謂律和聲也國黃鍾屬子大呂五十二
西無射也應鍾亥一律仲呂巳陰陽相間黃鍾木夷則申南呂
至未凡八位林鍾生大簇自未至寅亦八位然律皆然所
謂隔八生也皆鍾生一分損二分生三律皆三分益一
律賓大呂夷則夾鍾无射中呂黃鍾相生則三律下生三
而十二律旋相為宮焉每律備五聲則成六十聲每律加
變宮變徵則成八十四聲矣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金鐘鐃也石磬也絲琴瑟也

竹管簫也匏笙也土埙也革鞀也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叶而不相長短失其倫次可以奏之

神人以和矣朝人郊備而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說見大序

以六德為之本

中和祇庸孝友此六者周禮大司樂謂之樂德中者無所偏倚和者无所乖戾祇者莊敬庸者

有常孝者善事父母友者善於兄弟

以六律為之音

六律謂黃鍾至無射六陽律也大呂至應鍾為六陰律與

之相間去聲故曰六間又曰六呂呂者言其陰陽相間

又謂之六同不言六其為教之本末猶舜之意也

陰律者陽統陰也為本者无是六德則雖強聒以八詩无益也此即舜命夔

以樂教胥子必因其直寬剛簡而使无過之意以六律為

之音此即律和声之意本謂德性未為声音而詩歌自詩歌

而教六詩而叶六律即帝舜命夔自直温而詩歌自詩歌

而声律之意

禮記 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論語 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雅正雅頌各得其所

前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

言如此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

以知其說曉知道理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而詩正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為

三百五篇於是史記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

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

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

之言未可信也愚按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

義但存其實以為鑿戒耳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常也詩以理情性書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

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

者以人於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

無以言鯉退而學詩鯉孔子之子伯魚也事理通達而然

物理故李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政溫柔敦厚使人不忿不
許故李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尤昏塞之患心氣和
平則無躁急之失
此所以能言也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人情其言易曉而諷詠之間優柔浸漬又有
以感人而入於其心故誦而習焉則其或邪或正或勸或
懲皆有以使人志意油然而興起於善而自不能已也

之卒者必先卒詩則誦讀其言美惡是非勸戒有以發
故曰興於詩也三百篇詩雖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
了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直可以感發其
性情則所謂形於詩者亦未嘗不存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感發可以觀考見

可以羣和而可以怨怨而不怒詩者而言觀則指詩而言謂考
先其人之得失也然通之事父遠之事君無不備二者

率重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
矣而惟此章為備反覆周悉无一或遺卒者苟於此而
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不憚有以考見其
得失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則得羣居之道怨而不怒
則盡人情之微以至事父事君則於人倫之際各盡其
道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
可以為傳物洽聞之君子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
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
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而言則未有若思無邪
之切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

思无邪只是要正人心約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无
邪析而言之篇之中自有一篇思无邪言三百
篇之詩亦多矣而一言足以盡蓋其義所以明思无邪一
言之詳然而理盡微婉者若言人之善而託諸車服之盛
親族之貴之類是也各因一事者若刺奢刺貪之類是也
直指全體者直指則非微婉矣全體則非一事矣就人心

之思而言其无邪故曰自指全体也
此具所以能蓋三百篇之義也欤

○南容三声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白圭大雅抑之五章也南容孔子弟了居南宮字子容抑

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

多亦奚以為專對能讀詩後便達於政便能專對始是讀

對者何其少邪亦視其所以讀之者如何耳為人所為已

邪誦詠邪賦邪詩之為齊雅精切雅言之不同而能不能

判矣謂自量曰詩之作皆原於人情及賦詠其言則事

物之感政治之得失其情皆於事物之正則可以知風俗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

子貢蓋自謂能無諂無驕者子貢姓端木名賜諡單也

中而不知所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故以二言貧

之夫子夫子以為二者特隨處用力而免於顯過耳故但

以為可蓋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又言必其理義渾然

全體貫徹貧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富則安處善樂循理

而不自知其富然後乃可為至爾用功此樂是就貧富裏

自爭一等蓋樂自不知有貧好禮自不知有富曾氏之說

亦善曾氏曰以貧故無諂以富故無驕處貧富之道可樂

非以貧好禮非以富出於情性而貧富不能解也此言已

心廣體胖者指其樂之象安處善樂循理者論其好禮

之實也隨處而用力自守則不能全體貫徹也此言已

無驕免於顯過則不能與義輝然也是蓋為貧富而自守

固於貧富之中者波與與好禮者則由禮義渾然根於

其心疏行發見於日用之間其貧也但知自樂而不知今

之為貧其富也但知好禮而不知今之為富所謂全體貫

徹也是其自始至終此心之理不為貧富而增損有二乃

超乎貧富之外者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聲去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

磨之治之之功不已而益精也子貢因夫子告以無諂無

驕不如樂與好禮而知凡學之不可少得而自足必當因

其所至而益加勉焉故引此詩以明之子貢率詩之意不

是專以此為貧而

子曰賜也如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他詭意思闕非止

告其所已言者謂與貧富之道而不知其所未言者謂孝問

之功也子曰如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未言也夫子論貧富而子貢悟為孝是告往而知來須是

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踰無驕與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情七練反聘也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

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

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

問之其意不可只曉在訓詁上然未有不曉訓詁而能通

其意者子夏是未曉得素

子曰繪事後素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

素功是也蓋先以粉地爲質而後可施以五采猶人有美

質然後可加以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如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禮事必以粉蒸為先。起猶發也。起言

言。致我之志意。後中向能繼其志矣。非得於言意

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行則亦。且長之義也。

自洽益精之意。子夏因論素以為絢之詩。而為人之詩。為

可況於章句之訓。而李詩者尤貴有得於言意之表。不然

第商賜同。與言詩。詩是善其能。獨類。有讀書於

詩。有必當得其外意。如衣錦尚絺。但言。盛而中。庸

也。其文之若也。推之。以為慎獨之。李。笑。美。但。言。類

也。其文之若也。推之。以為慎獨之。李。笑。美。但。言。類

也。其文之若也。推之。以為慎獨之。李。笑。美。但。言。類

也。其文之若也。推之。以為慎獨之。李。笑。美。但。言。類

也。其文之若也。推之。以為慎獨之。李。笑。美。但。言。類

也。其文之若也。推之。以為慎獨之。李。笑。美。但。言。類

也。其文之若也。推之。以為慎獨之。李。笑。美。但。言。類

也。其文之若也。推之。以為慎獨之。李。笑。美。但。言。類

也。其文之若也。推之。以為慎獨之。李。笑。美。但。言。類

也。其文之若也。推之。以為慎獨之。李。笑。美。但。言。類

也。其文之若也。推之。以為慎獨之。李。笑。美。但。言。類

也。其文之若也。推之。以為慎獨之。李。笑。美。但。言。類

也。其文之若也。推之。以為慎獨之。李。笑。美。但。言。類

也。其文之若也。推之。以為慎獨之。李。笑。美。但。言。類

也。其文之若也。推之。以為慎獨之。李。笑。美。但。言。類

也。其文之若也。推之。以為慎獨之。李。笑。美。但。言。類

也。其文之若也。推之。以為慎獨之。李。笑。美。但。言。類

也。其文之若也。推之。以為慎獨之。李。笑。美。但。言。類

也。其文之若也。推之。以為慎獨之。李。笑。美。但。言。類

也。其文之若也。推之。以為慎獨之。李。笑。美。但。言。類

也。其文之若也。推之。以為慎獨之。李。笑。美。但。言。類

咸也。詩云。今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并既為天子矣。故曰。王臣如何。孟子曰。

是詩也。非。之謂也。勞於王。不得養父母也。曰。此

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

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

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程子曰。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解愚。謂意謂已。意志謂詩人

之志。逆迎之也。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

循也。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獨使我以賢才而勞

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蓋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

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

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音聲。而巳。則如雲漢所言。是

也。其文之若也。推之。以為慎獨之。李。笑。美。但。言。類

也。其文之若也。推之。以為慎獨之。李。笑。美。但。言。類

周之民而无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厚而非直无遺種也又曰惟是前夫追迎之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去前而後詩人之志來也曰譬如有客來自家去迎他來則接之不來則已若必去迎他來則不可謂之迎也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

程子曰詩者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誦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歌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詩者吟詠其情性使人意所浸舒快於道德之中有所慕樂而動焉故聖人有與魯點浴沂風雩之氣象一一般方能有益○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便使人長一格讀詩使人長一格今人讀詩緣會長一格與趣全不緊要然是一起人意便正在於與會得時人之異便有一格長

飛字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求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頹矣若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則幾何而不為高叟之固哉○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性溫厚謂和而不流然而不怒平易謂少皆眼前事老成謂憂深思遠達於人情事物○又曰變此等意思唯平心易氣以逆之則可有得○又曰詩人之志主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入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無義理在其間是特和氣之言耳唯言若曰前事而平易有義理則此無室覆故其意思廣遠○亦甚難以平易求之則無室覆故其意思廣遠○易心平易始知詩然解此滋味之享詩之法也

上卷曰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風味以得之

愚按六義之說見於周禮大序其辨甚明其用可識
而自鄭氏以來諸儒相襲不唯不能知其所用反引
異說而汨陳之唯謝氏此說為庶幾得其用耳上蔡
得詩觀此說是他識得要領也○程子曰李詩而不
分六義豈能知詩也○
言六義各有箇体面李
詩不可不先理會得

古詩即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
與起處只為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說詩未嘗章解
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趣如曰瞻彼
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
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藏歸于正也○
歸于正便入哀
傷淫佚去也
○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
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陳大猷
曰庶民

詩首四句孔子只就中添四字滄浪之歌孔子只換
兩斯字曾不辭費而意味无穷明道說詩正得此意

詩序畢

詩傳通釋外綱領

諸國世次圖

商



契

昭明

相土

昌若

曹圉

冥

振

微

報丁

報乙

報丙

主壬

主癸

湯

外丙湯次子

仲壬外丙弟

太甲湯孫

沃丁

大庚沃丁弟

小甲

雍己剝甲弟

大戊雍己弟

仲丁

外壬仲丁弟

河實甲外壬弟

祖乙

祖辛

沃甲祖辛弟

祖丁祖辛子

南庚沃甲子

陽甲祖丁子

盤庚陽甲弟

小辛盤庚弟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祖庚弟

廩辛

庚丁廩辛弟

武乙

大丁

帝乙

紂



微子紂兄

微子紂弟

微仲微子弟

宋公稽

丁公

潛公紂弟

煬公潛公弟

厲公潛公子

懿公

惠公

哀公

戴公

武公

宣公

穆公宣公弟

莊公

莊公穆公子

湣公

公子游湣公子

桓公

襄公

成公

昭公

文公昭公弟

共公

平公

元公

景公

昭公元公弟

悼公

休公

辟公

剔成

偃

周



附

后稷

不窋

鞠陶



公劉

慶節

皇極

差弗

毀隃

公昧

高圉

亞圉

公叔祖



大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弟懿 夷王子懿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孫平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弟匡 簡王 靈王 景王

悼王 敬王 元王 貞定王 哀王

思王弟哀 考王弟哀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 慎靚王 赧王

周公封魯侯爵 伯禽 考公 煬公弟考 幽公

魏公弟幽 厲公 獻公弟厲 真 武弟真

懿 伯御弟懿 孝 惠 隱

桓弟隱 莊 閔 僖弟閔 文

宣 成 襄 昭 定弟昭

哀 悼 元 穆 共

康 景 平 傾

召公封燕侯爵 釐 頃 哀

召公弟九世 惠侯 釐 頃 哀

鄭 繆 宣 桓 莊公

襄 宣 昭 武 文

懿 惠 悼 共 平

簡 獻 孝 成 潛

釐 桓 文 易王 子噲

昭 惠 武成 孝 王喜

邶

二國封爵世次未詳

衛侯爵

康叔

康伯

考伯

嗣伯

走伯

靖伯

貞伯

項伯

釐侯

共伯

武公弟共

莊

桓

宣弟桓

惠

黔牟釋公

懿

戴貞子

文弟戴

成

穆

定

獻

殤弟定

襄子獻

靈

出靈

莊出

班師襄

君起子

悼出季

敬

昭

懷子季

慎繼

聲

成

平侯

嗣君

懷

鄭伯爵

桓公

武

莊

厲

昭

子豐

子嬰

文

穆

靈

襄禮

悼

成悼

釐

簡

定

獻

聲

哀

共緯

幽

縹幽

齊侯爵

大公

丁

乙

癸

哀

胡弟哀

獻弟哀

武

厲

文子胡

成

莊

釐

襄

桓

孝

昭

懿弟孝

惠

項

靈

莊

景弟莊

晏孺子

悼景

簡

平簡

宣

康

魏畢公高之後封爵由次未詳

唐晉曲次州侯齊

唐叔晉燮武侯成侯厲

靖釐獻穆殤弟穆

文子昭孝鄂良

小子侯緡武公獻君卓

惠卓懷文子獻襄靈

成襄景厲悼襄靈平

昭項定出哀昭魯

幽烈孝靜

秦伯將秦侯公伯秦仲莊公

非子秦侯公伯秦仲莊公

襄公文寧敬出子武出子武

德公武宣成莊康

共栢景哀惠康

悼厲共景靈孫

簡父惠出獻子孝

惠文王武王昭襄武孝文莊襄

始皇二世子嬰

陳侯齊陳

胡公申公相公申孝子申慎

幽釐武夷平夷

文栢厲弟栢莊厲宣

穆共靈成哀

惠京 懷 潛

鄒 祝融之後封爵世次未詳

曹 伯爵

振鐸 大伯 仲君 宮伯 孝伯

夷伯 幽伯 戴伯 惠伯 石甫

繆公輔 桓 莊 釐群公 昭

共 文 宣 成 武

平 淖 聲淖 隱平 靖

伯陽

○作詩時世圖

商詩 五篇

太甲 以後

頌 三篇

那 烈祖 長發

祖甲 以後

頌 二篇

玄鳥 殷武

周詩 三百六篇

文王 世

正風 二十四篇

葛覃 卷耳 樛木

麟之趾 桃夭 采芣

兔置並周詩 漢廣 汝墳並南詩

采芣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驪虞 並南國詩

武王 卅

頌 二篇

時邁 雖

武王 以後

正風 一篇

何彼穠矣 南國詩

正小雅 二十二篇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芣 出車

杖杜 南陔 白華 華黍

魚麗 由庚 南有嘉魚 崇丘

南有臺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成王 卅

變風 十篇

鵲 七月 鷓鴣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正大雅 十八篇

文王 大明 絲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篤公劉

洞酌 卷阿

頌二十六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我將 思文 臣工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安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康王 以後

頌二篇

昊天有成命 噫嘻

昭王 以後

頌一篇

執競

厲王 卅

變大雅四篇

民勞 板 蕩 桑柔

厲王 以後

變小雅十篇

鴻雁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宣王卅

變風一篇

鄘 柏舟衛懿侯時

變小雅五篇

六月 采芑

黍苗

變大雅六篇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幽王卅

變小雅八篇

節南山 十月之交 小弁 何人斯

巷伯 白華 蒼之華 何草不黃

變大雅二篇

瞻卬 召旻

幽王以後

變風二篇

衛 淇奥武公

鄭 緇衣桓公武公時

變小雅三篇

正月 雨無正 賓之初筵衛武公時

平王卅

變風十一篇

邶 柏舟 綠衣 日月 終風並衛莊公時

衛項人莊公時

王黍離 揚之水

鄭叔于田 大叔于田

唐揚之水晉昭公時

秦小戎襄公時

變大雅

抑衛武公詩

平王以後

變風 十二篇

王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中谷有雅 兔爰

葛藟 采芣 大車 丘中有麻

唐椒聊

秦車鄰

駟鐵

終南

桓王世

變風 六篇

邶燕燕

擊鼓並衛州吁時 新臺

二子乘舟

式微

述丘並衛宣公時

桓王以後

變風 三篇

鄘墻有茨

君子偕老

鶉之奔奔並衛惠公時

莊王世

變風 四篇

齊南山

敝笱

載驅

猗嗟並襄公時

釐王世

變風 一篇

唐無衣 曲沃武公時

惠王 卅

變風 六篇

鄘載馳 衛戴公時 定之方中 蝦蟇 相鼠

干旄 並衛文公時

鄭清人 文公時

惠王 以後

魯頌 四篇

駟 有騂

泮水

閔宮 僖公時

襄王 卅

變風 四篇

衛河廣 宋襄公時

秦渭陽 穆公時 黃鳥 康公時

曹候人 共公時

匡王 以後

變風 一篇

陳株林 靈公時

時世未詳

變風 七十五篇

邶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簡兮 泉水

北門 靜女

鄘桑中

衛考槃

氓

竹竿

芄蘭

伯兮

有狐

木瓜

鄭將仲子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摯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墀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甫田

盧令

葛藟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蟋蟀

山有樞

綢繆

扶杜

羔裘

鴉羽

有杖之杜

葛生

采芣

采芣

晨風

無衣

權輿

東宛立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揚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澤陂

羔裘

素冠

隰有萋萋

匪風

蟋蟀

鳴鳩

下泉

變小雅三十一篇

小旻

小宛

巧言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秦

青蠅

魚藻

采芣

角弓

宛柳

采芣人士

采芣

際桑

絲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詩源流

鄭氏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

伏義三皇最分者故謂之上

皇其時淳朴故知無詩

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

度云焉

神農別號

虞書曰詩言志然則詩昉於此

乎

林氏曰舜與皋陶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

黃實夫曰自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嬉

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梓以鼗鼓以

土籥以鞀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

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曰詩言志至於五子述大禹

之戒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

曰虞夏曰觀舜皋陶之歌則見詩之變風變雅

程子曰虞之君臣迭相贊和始見於書夏殷之世雖有

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

之美惡必有刺美至夫子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

得三百篇可以垂世立教

即夏詩也商詩多亡唯存商頌五篇外此風雅一類皆周詩也

即夏詩也商詩多亡唯存商頌五篇外此風雅一類皆周詩也

歐陽子曰詩述商周自玄鳥生民上陳稷契下訖陳靈

千五六百年之間粵方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

域圖牒鳥獸草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方言訓詁盛

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

朱子曰嘗考詩之原委古今凡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

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下及

唐初自為一等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晚唐自為

一等又曰自唐初以前法猶未變至律詩而後詩與

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為一編而附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與篇其不合者則悉去之

○章句音韻

孔氏曰自古有篇章之名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

句則古者謂之言論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

無邪則以一句為一言秦漢以來乃有句稱風雅無

一章者頌則多一章而已詩之大體必須依韻之兮

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不以為義故處末者

皆字上為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是也亦有即

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置其然乎之類

是也

或問諸章句起於誰朱子曰有故言者是指毛公無故

言者是鄭康成鄭氏謂曰如古注開唯篇末云開唯

成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是也

考索吳氏曰詩韻無不協者如來之為釐慶之為羗馬

之為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以見定為

一家之學今釋文是也至開元中修五經文字我心

慘慘書作慘音七到反伐鼓淵淵書作釐音於巾反

皆與釋文音訓有異乃知德明之學在當時亦未必盡用而詩音之亡或有所自矣

朱子曰詩音韻是自然如此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

後隔開了 又曰看詩須弄協韻讀便見得他語自

齊整又更略知協韻所由來甚善 又曰只要韻相

協好吟哦諷誦易見道理亦無甚要緊今且將七分

工夫理會義理二三分工夫理會這般去處 或問

吳才老協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

多者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然亦有推不去者因

言商頌下民有嚴協不敢怠違吳氏音嚴為莊云避

漢諱却無道理某後讀楚辭天問見嚴字乃押從莊

剛方字去乃知是叶韻嚴韻作是也又此間鄉音嚴

作戶剛反天問才老豈不讀往往偶然失之又如常

棣外禦其務叶烝也無戎吳氏復疑悔當作蒙其却

疑古人訓戎為汝如以佐戎辟戎雖小子則戎汝音

或通後讀常武詩有南仲大祖大師皇師父整我六

師以修我戎則叶音汝明矣

情意溫厚寬和言話自恣地好當時協韻只是要便

於韻誦而已到得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

思漢不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

唐如元微之劉禹錫之徒和詩猶自相重密本朝

和詩便皆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壞了詩

之篇章數少者一章如周頌等編是也多者或十

章如桑柔是也章之為句少者亦二句如靈令等章

多者或三二句如載等章句之字數多是四字

如關雎如鸛鳴之類有一字為句者如天作第六句有

二字者如維以不永懷之類有三字者如螽斯羽之類有

字者如胡瞻爾庭有縣緝兮之類若句之類又有八

字者如胡瞻爾庭有縣緝兮之類若句之類若句之類若句之類

向者如胡瞻爾庭有縣緝兮之類若句之類若句之類若句之類

向者如胡瞻爾庭有縣緝兮之類若句之類若句之類若句之類

向者如胡瞻爾庭有縣緝兮之類若句之類若句之類若句之類

向者如胡瞻爾庭有縣緝兮之類若句之類若句之類若句之類

向者如胡瞻爾庭有縣緝兮之類若句之類若句之類若句之類

向者如胡瞻爾庭有縣緝兮之類若句之類若句之類若句之類

向者如胡瞻爾庭有縣緝兮之類若句之類若句之類若句之類

向者如胡瞻爾庭有縣緝兮之類若句之類若句之類若句之類

數句相叫者且章句音韻不特詩為然求之匹書亦
或有章句之分求之詩然亦時有音韻之十書則
畢陶之歌及五子之歌以範無偏無岐之詠儀禮則
十冠帶初辭辭辭字辭易則文辭彖象雜卦之類莫
不冠帶初辭辭辭字辭易則文辭彖象雜卦之類莫
便於吟詠而P

○詩樂

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
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
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傳說見集○益稷帝曰予欲

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
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於
五聲也納者詩而納於上謂之納於下謂之納於
也出納者詩而納於上謂之納於下謂之納於
也出納者詩而納於上謂之納於下謂之納於
也出納者詩而納於上謂之納於下謂之納於
也出納者詩而納於上謂之納於下謂之納於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

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傳說見集○樂師凡射王以
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

采芣為節各在召南騶虞采蘋采芣皆樂章○瞽矇掌
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射人王射樂以騶虞九

節大夫采蘋五節士采芣五節為射節之差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鹿鳴
采其嘉賓示

笙南陔白華采芣黍笙吹此詩以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

南有嘉魚笙采芣黍立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也謂
也謂

禮下賢者與之宴樂也南山有臺采其愛友賢者為
而欲其身之可考也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

南鵲巢采繁采蘋鄭氏曰合樂謂歌與衆音俱作也

言國君夫人之德米繁言夫不夫失職米蘋言大夫

妻能循法度夫婦之德與性民之本及四方之實燕用之

合樂也鄭氏曰合樂謂堂上歌瑟堂下鍾磬合奏

此詩也鄭氏曰合樂謂堂上歌瑟堂下鍾磬合奏

三終合樂也鄭氏曰合樂謂堂上歌瑟堂下鍾磬合奏

為一終合樂也鄭氏曰合樂謂堂上歌瑟堂下鍾磬合奏

後簡孔子以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繁采蘋不歌不

樂周南召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繁采蘋不歌不

樂周南召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繁采蘋不歌不

樂周南召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繁采蘋不歌不

樂周南召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繁采蘋不歌不

樂周南召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繁采蘋不歌不

樂周南召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繁采蘋不歌不

樂周南召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繁采蘋不歌不

樂周南召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繁采蘋不歌不

樂周南召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繁采蘋不歌不

樂周南召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繁采蘋不歌不

樂周南召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繁采蘋不歌不

樂周南召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繁采蘋不歌不

樂周南召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繁采蘋不歌不

樂周南召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繁采蘋不歌不

樂周南召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繁采蘋不歌不

禮記內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樂謂六樂之器

章樂誦詩舞勺即周頌則詩為樂也。樂記子夏曰夫

古者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然

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樂。子贛見師

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師乙曰寬而靜柔

而正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

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

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

直己而諫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

焉萬物育焉故歌者上賞如抗下賤如隊墜曲如折

止如橐木倨中去聲短句如中鉤句如中鉤如貫珠

人之心言歌聲之著動射義騶虞者樂官備也采

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出備

官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

左氏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

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

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

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此皆各

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

也是其先亡乎此皆美其聲為之歌齊

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此皆美其聲為之歌齊

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

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

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此皆美其聲

始有車馬於秦去戎

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襄公為之歌魏

佐平王東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為之歌魏

曰美哉淵馮淵乎大而婉險而易行自淵中

險當為儉字之誤也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

曰思淵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

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

父乎淵自鄩以下無譏焉子子聞

此曹二國歌不復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

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

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

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佞曲而不屈邇而

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

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去而不費取而不貪處

而不底抵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

盛德之所同也故曰盛德所同

荀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正經而終也

毛氏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

朱子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然後誦詩所謂樂者

蓋琴瑟瓊篪之類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

音律者然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風喻之旨其言

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

又為易入至於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所以養其

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

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又曰二代之時禮樂用

於朝廷而下達於閭文學者誦詠其言以求其志詠

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之所助於詩者為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

詩較感發人故在先樂則如太史公所謂動滿血氣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是以

聖賢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於義者多仲尼所謂思

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

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

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

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乎

況今去孔孟千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

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推而得乎三百五

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管已乎誠能得之則所

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為詩之本也况未必可得則

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竊以為詩出乎

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末

也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

其歌也未有樂也以声依永以律和声則樂乃為

詩而作非詩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

和氣從容詠詠以求之情性之中有得乎此然後可

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何如耳有舜文之文德則聲

為律而身為度蕭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

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問詩樂既廢如何曰既無此

區味從容无斯須不知不樂便是樂

○刪次

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時以詩時已各有編次但經夫子時散失大故夫子重

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刪如云雅頌各得其所則是

還其舊位又曰看來只求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是判定而已好詩便要只發人之善心不好詩便愛起人羞惡之心

歐陽子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魯秦魏唐陳鄭曹

小雅大雅頌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

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魯

曹豳此今詩次第也考索張雷曰二南王化之基

也變於近而工不能正則王不王也鄭首叛也齊首霸

也魯首并燕則又伯而秦其甚也是皆王之不王而諸

侯肆行莫之禁也陳淫也魯亂也曹者也紛紛乎其

甚而益不可正苟有后稷先公之化如邶者庶乎其

可也此名周召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

鄭氏詩譜次第也國之先譜魯後譜鄭王在邶後者

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

程子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本乎一人而成乎國俗謂

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謂之雅稱美盛德與告

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及於政以底成功其叙然也

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人倫

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為首二南之風行則人

倫正朝廷治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

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一國

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為衛得於邶鄘者為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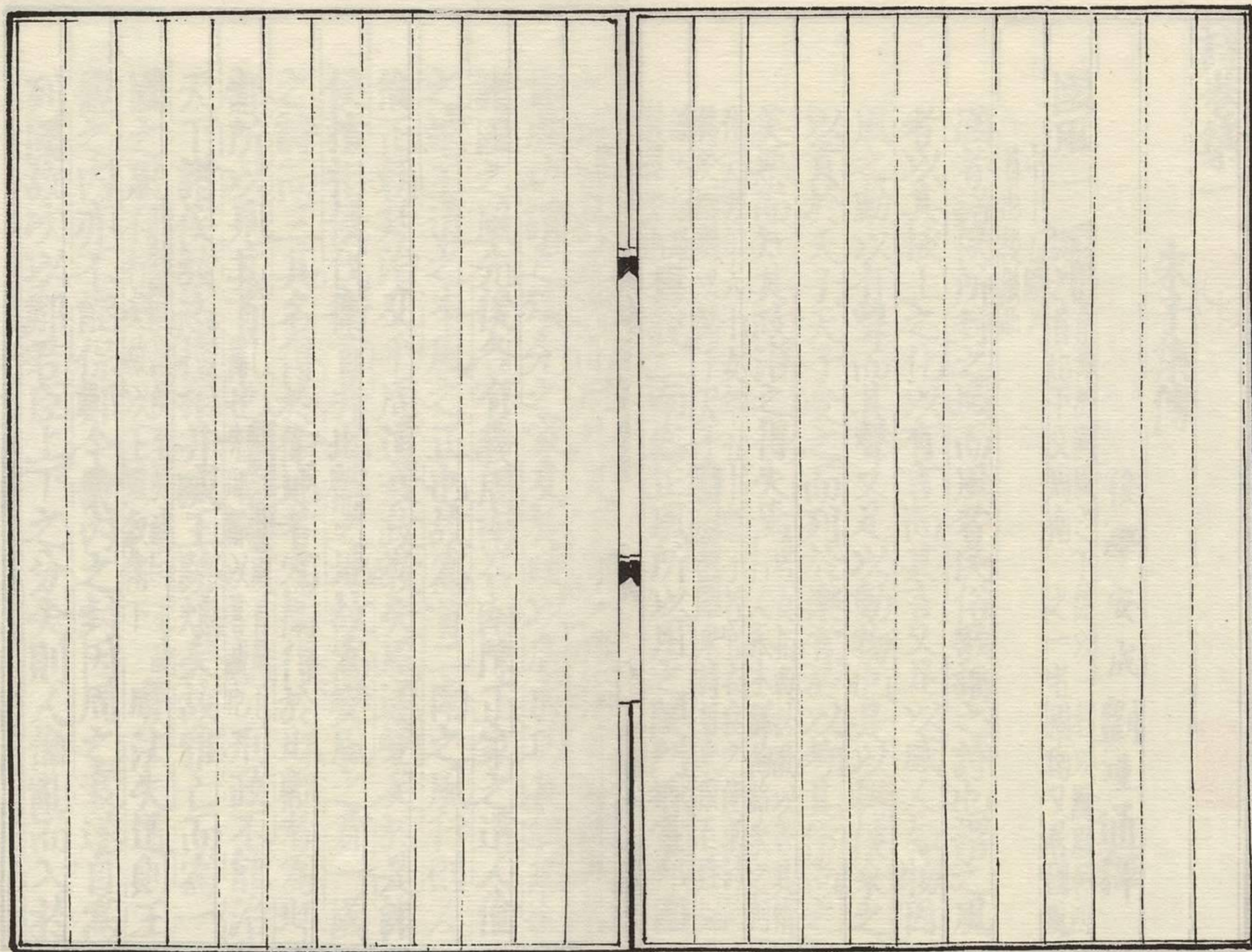
鄘所以見其首亂也風首衛且刑政不能治

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跡熄矣故雅亡而為一

國之風諸侯至於滅國王政廢法失道則王

畿之內亦不能保鄭今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

列國故次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而入於



詩卷第一



朱子集傳

後學安成劉瑾通釋

國風

中十五國之首也後倣此

國風集傳於國風之下係以一者以國風居四詩之首也下文周南一之一者周南又居國風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男女相與詠歌以言其情行人振木鐸徇路采之何休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求詩以移於國國以聞于天子周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闕門鄉黨邦國教得先也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闕門鄉黨邦國

而之天下也謂子曰二南之詩為教於社席之上闕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

省而垂監戒耳變風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謠以言其傷者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

變風男女亂倫而鄙鄙齊國之風變儉奢編急而魏國之風變以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歌舞齊魯之風變而亂極思治此十三國風之大槩也然變詩雖不可以風化天下而亦各有音節如季札所觀是已故樂官義掌其詩使夫君子者時習之以自省而知所戒蓋亦莫殊所以為教也合之凡十五國云

周南一之一召南說附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

州境內岐山之陽周山蓋今嶺南也后稷

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棄為后稷封於邠其後公劉任邠至

古公又遷于岐山之下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關國

廣於是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台召

公奭之采菜邑且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

布於諸侯曰采邑故曰周公奭食邑於召故曰召

公蓋文王取岐周故墟分爵二公也文王

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為都邑明知分賜二公在作

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

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係之故知此時賜之

也周公陝東召公陝西之說可疑蓋陝東地

廣陝西只是關中雍州之地耳恐不應分得如此

不均周公在外而其詩曰王若之風召公在內而

其詩為諸侯之風似皆有得陳少南以其有得遂

創為岐東西之說不惟穿鑿無據而召公所分主

之地愈見狹促蓋僅得今隴西天水數郡之地然

亦無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

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子

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至子

武王發又遷于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

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

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箎管弦以爲房中之樂而

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

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

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

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

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

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陳

南樂章之名也文王化自出而南及於江漢故作

樂者來自北以南士風而名之曰南用爲燕樂鄉

樂射中者多爲文王后妃而作故雜以南國漢

諸侯者不敢使周公食邑之號專主其風也然周

公之事固統於其所尊矣觀下文復取小序繫之
周公之說可互見也若召公則宣化於諸侯故以
侯國之詩繫之而謂之召南正以其食邑之號專
主之也謂召公為方伯之國謂豐邑為天子之國
者皆通乎追王之後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

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

等路諸州宋興元府諸州即今陝西

洋等州及大安縣之北宋京西諸州即今河南

北路諸州即今湖廣省河南省所治武昌江陵漢

陽常德等路岳峽澧辰辰所靖荆門信陽等州德安

之也鎬在豐東二十五里縣先儒以為即鎬

地之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

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麟虞之德諸侯之風也

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詩言文

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言諸侯之國彼

故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

就改其化自此而南先被于江漢之域也

關關雎死鳩在河之洲窈窕反窕女君子好

求音

興也關關雎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

是鸞書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

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擊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

乘去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如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

兩兩相隨不相失然亦不離相逐如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

而兩相隨不相失然亦不離相逐如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

知夫雎鳩之鳥如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

之鳴也如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

鳴也如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

鳴也如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

鳴也如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

晦作鴨杜預云擊而有別故為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

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閑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

指文王之妃大姒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

亦善也速匹也毛傳之擊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

詞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宮中

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閑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

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雖鳩

之情擊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倣此云也

漢臣衡曰窈窕淑女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

之感無介乎容儀其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

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可謂善說詩

矣謂曰注衡善說詩者一足漢唐去古未遠猶有師承

○參初金差初宜考行反益乘左右流之窈窕淑女籍寐

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此反悠哉悠哉轉反側

此又謂不同也此相以皆是興起而然此其體即只是興且如關

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行接余也根生不底壘如斂股

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行菜是

尊可為道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或左或右

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

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

轉之留皆卧不安席之意亦可見古人下字之不苟也

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行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

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

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

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己至於如此也此詩看來是妾媵

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見謂

與亦以為此但先儒皆謂

言只言其不可不求之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叶羽之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莫音窈窕淑女鐘鼓樂之音之

興也采取而擇之也美熟而薦之也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

後之叙也見詩之叙類如此

弦皆絲屬樂之小者也五弦後加文武二弦雅瑟長八尺

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寸廣一尺五寸其常用者十九弦

之意也蓋以兄弟友鍾金聲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樂

則和平之極也○此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行菜既

得之則當采擇而熟美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

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

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直奉之意不能自己又如

此云天下之至健也萬物之

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

關雎二章一章四句一章八句

只取篇首二字以名篇後皆放

此關雎者詩篇之名金縢云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鳴鶴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各篇之例多不過五少雖取或偏率兩字或全取一向亦有捨其篇又假外理以定辭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為此詩

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

有那性情方有那聲氣有那聲氣方有那性情之發也心不宰焉則流於傷與淫而不自知矣

情之發也心不宰焉則流於傷與淫而不自知矣

其和且正焉蓋德如雉鳩擊而有別則后妃性情

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

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為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

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音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

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

可以得學詩之本矣

言后建之性情者蓋并首章言之也

發於言以至播於八音以成樂而後言也

詩之既成其情比其音而巳今聲音不傳惟詞

未至於悲然則不傷也及其得之也琴瑟鐘鼓以宣

其和樂之至矣然未至於流而則不淫也因其詞語

即可知其性情至於言長言被之聲絃則聲音亦

有聖德可為之章推言未得法然則其求之如

此詩得性情之正故玩其詞可為養心之助也

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會謂今世所存之詩

首章取只見樂而不淫是也其聲亡也

也蓋由后妃與詩人之情之正如此故發於詩歌

之聲而音律以養人且急以養人此舞詩以養

血脉此樂之全体也古樂既亡則此詩声氣之抑所以樂不深哀不傷者固不得聞而其所以養心者幸有詩詞之可玩則亦尚存樂之端而可為享詩之本也

王衡曰妃配匹之際

滿言以偶也生民之始而後有父子也萬福之原婚

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

為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

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

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之助焉夏之與也於塗山而祭之也周之與也以大任

大姒而幽王之會也淫亂以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

書美釐齊夫婦之際人遂之大倫也可不慎歎音

羊○讀關雎詩便使人有奇在中正意思所以冠乎

三百篇與此言母不教書言教明文思皆同以冠乎

時人被文王大姒德化之際心勝肺腸一時贊了自

然不竟形於歌詠如此故高沐樂之時引為篇首以

見一時之盛為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心妙如詩讀詩

只是將詩想像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那德教定詩

后妃之德也

后妃文王之妃大姒也天子之妃曰后近世諸儒

多辨文王未嘗稱王則大姒亦未嘗稱后序者蓋

追稱之亦未害也

其詩雖若專美大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者

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為主而不復

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然化行國中三分天

下亦皆以為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

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名以為寄生之君也

意只見是推上云用三事上有一事且事上又有

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德如此又當知此

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信意味深長於此又當知

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當如文之

后妃則必當如大姒其原如此

其失喪矣惟南豐曹氏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閭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為之師傳保姆之助詩書禮樂之戒行墳墓瑤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南辛之昏洽江漢之小國克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脩故國家天下治者也竊謂此說庶幾得之

風之始也

所謂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始亦風化之所由始也關雎曰言后妃之有美德此為風教之始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為用之邦國焉

說見二南總論邦國謂諸侯之國明非獨天子用

之也關雎曰所以風化天下之民使皆正夫婦焉

然則云云歌樂兼周禮是謂之用之邦國也曰人謂曰凡詩用於天子者皆謂之用於諸侯者大夫不得用若二家以禮節而孔子非之也此關雎鄉人邦國皆得用者人之正夫婦也詩之雅頌惟用於宗廟朝廷邦祀宴享非其所用者不得用也至於正夫婦之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嘗有二道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承上文解風字之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

教也及其因形移易使然者枯甲者折乃所謂動之
之也詩之有風亦若是也始於風之而動終於教
自具及於國言則謂之教聞言之則謂之風者感
發具善心被二南之化者變易其氣質動則變變
則化天曰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繫繫之周公南
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鸛鳴之德諸侯之風也
先王之所以教故繫繫之於公

說見二南卷首關雎麟趾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
鵲巢鸛鳴言德者被化而成德也以其被化而後
成德故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即文王也舊說
以為大王王季誤矣化周南之詩多為文王而作
故言王者之風召南之詩多為諸侯而作故言諸
侯之風雖曰諸侯之風其實文王教化之所及故

言先王之所以教程子曰周南召南如乾坤統
先王即文王也
坤坤承乾也物非無以資其始故乾元統天萬
物所從出而無不歸周南之化實以之坤元雖生
萬物而所以生者乃順成天意以化其終而已召
南之德實以之坤元也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也
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著雅頌之聲作然
後可以言成然無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哉基者
堂宇之所因而立者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
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為是歟下為基遠以
近為始文王正其家而及其國是正其始也化南
士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李札見歌周南召南
曰好基之矣猶未也亦謂二南為王化基始序意
出於彼文也

未及程子說正是此意先生又嘗曰自是門
杜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
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
之法不然則為王莽矣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志在進賢不淫
其色哀幼罪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
之義也

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
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為是詩者得其性情之
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折哀
樂淫傷各為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以
傷為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
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杜席而關雎作故
揚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為傷始亂杜欽亦曰佩

玉晏鳴關雎嘆之說者以為古者后夫人鷄鳴佩
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此魯詩

說也與毛異矣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

晏鳴關雎嘆之說者以為古者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異矣

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矣但儀禮
以關雎為鄉樂又為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
時已有此詩矣若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為周公之

書南開雎之文又燕禮有定功樂周南開雎之
文儀禮乃周公相成王治定功樂周南開雎之
小序所謂用之鄉人者鄉飲射禮也用之邦國者
燕禮也今當據儀禮不為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

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刺
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為人子孫乃無故而播其
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

葛之覃兮施以黃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叶居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謂黃栗留此鳥黃栗留也或謂黃栗留此鳥黃栗留也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蓋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
事近初初夏之時為葉方盛而有黃鳥鳴於其上也是後凡
言賦者效此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是刈魚廢是漘胡郭

為絺取知為綌去逆反叶服之無斃音亦叶

賦也萋萋茂密貌刈斬漘黃也精曰絺麤曰綌斃也○

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為布而服之無厭蓋

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雖極垢弊而不

忍厭棄也麻之勤者衣服則思女功親執其勞所以心誠

○言告師氏言告歸溥洽我私溥戶管澣反我衣害高

澣害方九歸莫後父母反

賦也言辭也如言米言念薄言師女師也音女師教

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謂諸禮注云婦人溥澣少也

汚煩擗平之以去其汚猶治亂而曰亂也謂以日煩擗

那按澤則唯之而已私無服也衣禮服也禮記周禮王后未嘗稱王則大淑亦夫必備此六服但泛言禮服而已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上章既成歸紵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汚而澣其禮服之衣乎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汚而澣其禮服之衣乎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

葛覃二章章六句

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詞然於此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為后妃之本度幾近之立師傳以訓之法家擗上

非惟人主不可一日无后妃亦然也頃自后援以農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重其家則重之根本也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生於驕肆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可不勤於社稷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此心常存則歸於公之所以思體休具養故誦服之元戰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也○勤於國者固婦人之職德又能不以勢之貴富時之久遠而有所變遷焉則尤見其德厚有常而人所難及也○后妃之富貴而勤儉者二章可見也長嫁而孝敬者三章可見也

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此詩之序首尾皆是但其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為未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母為言况未嫁之時自當顯勤女功不足稱述

以為成美若謂歸寧之時即詩中先言刈蒿而後
言歸寧亦不相合且不常為之於平居之日而暫
為之於歸寧之時亦豈所庸行之謹哉序之淺拙
大率類此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寔彼周行即反

賦也采采非一米也卷耳采音暗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

國亦云胡采或曰冬月江東呼常采葉青白色似胡要白
華細莖蔓蔓生可煮為茹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或謂耳

草頭歌也筐竹器懷思也人蓋謂文王也寔舍也周行

大道也詩有二周行此及大東皆皆○后妃以君子不在

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謂易盈而

不盈者憂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扶又采而寔之大

道之勞也問卷耳日為重白為賦體又似畧不同蓋為單直
叙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曰安知

后妃之不自采卷耳設使不自採而
自言我之不自採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呼回隤類我姑酌彼金

罍維以不永懷隤反

賦也陟升也崔嵬上山之戴石者虺隤馬罷音不能升高

之病姑且也罍酒也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釋之謂罍取

於罍雷故也言永言也○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

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

罍之酒而飲其不至於長以為念也謂且也維以
飲其也曰且曰飲其

亦可見其
託言之意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徐復觥古橫反叶

維以不永傷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野牛一

角青色重千斤解清也。以兕角為爵也。

○陟彼祖反矣。我馬疇瘠矣。我僕痠痛矣。云何吁矣。

賦也。石山戴土曰祖。爾雅。爾雅不山戴土山戴。謂崔嵬土山戴。後出也。瘠。馬病不能進也。瘠。人病不能行也。吁。憂嘆也。爾雅注引此作吁。張目遠望也。詳見何人斯篇。馬病不能進猶可資於人也。僕病不能行則斷不能往矣。此亦甚之。辭至於云何吁矣。則憂之極。惟存悲歎而已。非酒可解也。

也。爾雅注引此作吁。張目遠望也。詳見何人斯篇。馬病不能進猶可資於人也。僕病不能行則斷不能往矣。此亦甚之。辭至於云何吁矣。則憂之極。惟存悲歎而已。非酒可解也。

也。爾雅注引此作吁。張目遠望也。詳見何人斯篇。馬病不能進猶可資於人也。僕病不能行則斷不能往矣。此亦甚之。辭至於云何吁矣。則憂之極。惟存悲歎而已。非酒可解也。

也。爾雅注引此作吁。張目遠望也。詳見何人斯篇。馬病不能進猶可資於人也。僕病不能行則斷不能往矣。此亦甚之。辭至於云何吁矣。則憂之極。惟存悲歎而已。非酒可解也。

也。爾雅注引此作吁。張目遠望也。詳見何人斯篇。馬病不能進猶可資於人也。僕病不能行則斷不能往矣。此亦甚之。辭至於云何吁矣。則憂之極。惟存悲歎而已。非酒可解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當

文王朝會征伐之時。麥醕里拘幽之日。而作歎然不

可考矣。章之意欲登高望遠而往從之。則僕馬皆病而不得住。故飲酌酒以自解其憂。傷耳大意與草蟲詩相似。又張平子四愁詩云。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

從之。苦梁公。亦暗合此意。耳。後出。此言方采。卷耳。而遠思君子。則遂不能復采。故君子而僕馬不前。則且飲酒解憂。可見其心之貞靜。而不動於邪情之專一。而不失其常矣。至其自言不求懷傷者。又合所謂哀而不傷之意。乃其性情之正。發見於一端者。亦之闕。唯首章樂而末章則又可備見其情性全。信也。又按姜里先。以有。在。出。因。美。水。得。名。首。信。崇。侯。兕。之。也。以。文。於。此。又。因。作。拘。幽。操。

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傳會之鑿說。后妃雖知

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暱

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矣。且首章之我。獨為

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為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

亦非文字之體也。

亦非文字之體也。

亦非文字之體也。

亦非文字之體也。

亦非文字之體也。

亦非文字之體也。

亦非文字之體也。

亦非文字之體也。

南有樛木居對反葛藟力勒反樂只力道反之樂音只反君子之氏反福復綏之

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葛藟類如蔓生於樹上名巨瓜亦

也延木上葉如葡萄而小日月開花七月結實青黑樂猶繫

也只語助辭君子自來妻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人

德固可以君子自之問君子作后妃亦无害否曰以文

蓋皆推尋其脉理以平易求之不致用高私意大抵古

人道言語自復祿綏安也○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

故眾妾樂其德而稱頌之曰南有樛木則葛藟之矣樂只

君子則福復綏之矣與前詩同此詩雖具具體然亦兼出意

之故葛藟得繫而蔓之喻后妃能以惠下逮眾妾故眾妾

得繫而事之也曰東風曰后妃如此樂哉君子可謂福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復將之

興也荒奄反衣檢也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樂只君子福復成之

興也樂旋成就也

樛木二章章四句曰成亦皆有淺深樂也荒則電

之也樂旋則奮之周也曰成亦皆有淺深樂也荒則電

終久之意其美夫人也曰成亦皆有淺深樂也荒則電

又可見眾妾之情曰成亦皆有淺深樂也荒則電

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此序稍平後不注者放此

螽斯羽說說所甲方宜爾子孫振振音方

比也螽斯蝗屬石詩曰中固有以斯為語詩者如鹿斯

之奔港港露則之
類是也然七月詩乃云斯螽斯也
螽斯是名也
郭璞云山東呼
為蝻蝻音窠福
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

生九十九子
詩曰言形者螽斯也
言角外言耳狀物多如此
洗洗和

集貌爾指螽斯也
振振盛貌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

妃不如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安以螽斯之群處聲和集而

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比者

效此
比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之句便是說那人下下便

所以謂之也
振振却自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蓋比

詩多不說破這意思然亦有說破者此篇數篇賦比

與皆已備矣自此推之今篇篇各有著落乃好

○螽斯羽也
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
螽斯羽也宜爾子孫繩繩兮
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也
宜爾子孫繩繩兮
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
螽斯羽也宜爾子孫繩繩兮
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
螽斯羽也宜爾子孫繩繩兮
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
螽斯羽也宜爾子孫繩繩兮
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
螽斯羽也宜爾子孫繩繩兮
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
螽斯羽也宜爾子孫繩繩兮
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
螽斯羽也宜爾子孫繩繩兮
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
螽斯羽也宜爾子孫繩繩兮
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
螽斯羽也宜爾子孫繩繩兮
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
螽斯羽也宜爾子孫繩繩兮
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
螽斯羽也宜爾子孫繩繩兮
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
螽斯羽也宜爾子孫繩繩兮
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
螽斯羽也宜爾子孫繩繩兮
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
螽斯羽也宜爾子孫繩繩兮
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
螽斯羽也宜爾子孫繩繩兮
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
螽斯羽也宜爾子孫繩繩兮
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
螽斯羽也宜爾子孫繩繩兮
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
螽斯羽也宜爾子孫繩繩兮
宜爾子孫繩繩兮

桃之夭夭於驕灼灼其華芳無呼之子于歸瓜二反宜其室家

古胡古牙二反

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去聲好之貌灼灼華之盛

也木少則華盛也必灼灼以華言指桃華也之子是子也

此指嫁者而言也則灼灼之子東山言其生者之子漢廣則

隨其事而名之嫁人謂嫁曰歸家嫁以夫為家北周

禮仲春令去聲會男女成昏禮也正昏姻之時也音去聲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

之內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

因所見以起興而嘆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

也和順而忘人之賢莫大於宜家使一宜矣

桃之夭夭有實反其實之子于歸反宜其室家

興也實實之盛也有頌其首用宏宜其室家

興也實實之盛也有頌其首用宏宜其室家

興也實實之盛也有頌其首用宏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其葉湊湊反之子于歸反宜其家人

興也湊湊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華因時物以興其

且以比其華色也所詠其華又詠其

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反覆歌詠之

桃之二章章四句其家人則可

興也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前男女以正婚姻以

時國無繇民也

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繇

民者得之蓋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曰

家及國之事而序者有失之皆以為后妃之所致既

非所以正男女之位而於此詩又專以為不好忘之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疎矣

肅肅兔置子斜反又子千城余反與夫叶厥之丁丁四耕趙趙武夫公侯

興也肅肅整飭貌置置也丁丁極杙音聲也趙趙武貌千盾

連極之故知極杙也擊極於地中張置其也趙趙武貌千盾

聲上也千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化行俗美賢才衆

多雖置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

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聞極杙之

人甚勇可為千城者也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見

賢才衆多矣此詩極其尊稱不過此王侯所亦文王未

嘗稱王之賦者得否曰亦可但其會下相應恐當為因

然亦其是興之賦也

○肅肅兔置施于中逵趙趙武夫公侯好仇叶渠

興也逵九達之道謂宮之九趙趙武夫公侯善匹猶曰聖

之道也仇與逵同匡衡引關雎亦作仇字公侯善匹猶曰聖

人之耦則非特千城而已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趙趙武夫公侯腹心

興也中林林中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

也其詞浸重亦嘆美无已之意也

兔置三章章四句

言武夫者見其特固多賢者此特

王於武事尚矣觀此及極樸所謂六無所不備也且文

而天下歸之然遇密侵阮伐崇賦雖是德化之盛

黎之後其於武事大畧可觀矣

○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吳不好德賢人

衆多也

此序首曰非是而所謂莫不好德賢人眾多者得之

采采采 采首以滿言采 剋反 此之采采采 采首薄言有已反

賦也采首車前也。天葉長穗好生道旁。詩云首

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采首而賦其事以相樂也。采之未

詳何用或曰其子治難產。其子治婦人生產

今人有子... 是以醫治難產者用其子故也。毛氏以爲宜懷任者亦只

能治人之无子也。

○采采采首薄言掇都音之采采采首薄言掇力音之

賦也掇拾也。掇取其子也。

○采采采首薄言結音之采采采首薄言禡力音之

賦也結以衣貯之而執其衽禡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

帶間也。自采之至禡之有無多寡之序如此。

采首三章章四句。薄禡少畧也。薄禡言采之

形於歌詠意簡而復如此則又可見其和平之意矣。

曰采曰有則始求而既得之辭曰擷曰掇曰禡則正來而拾

取其子之辭曰結曰禡則既來而擷以歸之辭曰

首章采之擷初往至則擷之掇之既又結之擷之六者

本各見其一因相首尾以承其次序耳

○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天下

離則我躬不關豈思子也。今天下和平於是婦人始樂有子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詩作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

之廣曠反矣不可涼。詩于思江之永。叶七矣不可方。甫

反矣思。

興而比也。上棘無枝曰喬。思語辭

思語辭

也思詩之大休韻在辭上疑休求為韻二字俱作思

集傳明載吳氏之說而於此復先釋思字其下篇內同漢

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

女好遊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李太白

漢水之堤大堤曲宋隋王謏為襄州時作樂府道聲都邑

三十四曲有大堤曲古詞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

堤諸女兒花涑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即今四川省

成都路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乎也蜀

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問文王時特在河北

然北方亦有徐徐謂禮記曰此文王猶身故其出游之女

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

木起興江漢為比而反復詠歎之也稱未嫁而出遊亦非

札故先生引大堤之曲以見江漢之俗其女好遊甚當詩

人必以遊女為言者出遊之女猶如此况於閨闈之內乎

自豐鎬而南即今吳元府京西湖北等路皆江漢之所經

由也此章是其始見之時知其容貌之端莊性情之靜一

非復如前日之可求也木所以成之也本自有可休之

道今以上鍊之故不可休止以與女有可求之時今以貞

潔之故不可求尚不可求則在室无敢犯禮可知又

言水本有鍊方之道今漢之廣江之長則不可求也

不可求方以比見其貞潔之意使人暴慢之意不作

如奕奕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餘六句是反覆比與說

予付度之兩句上四句以喬木不可休對游女不可

求而言故屬與下四句但言漢廣不可求江永不可求

與比伴製之殊見於一章之內後言與比者其文

此章亦皆依

○翹翹祈錯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叶補反

漢之廣矣不可法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荆實之子指游

女也。抹餉，嗣也。○以錯新起，興而欲抹其馬，則悅之。至以

江漢為比，而嘆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國風曰：既願，願也。

猶古人言：雖為勸，猶猶似慕焉者也。○陳其情，雖可悅而

不可求，則見文王之化，被人深也。○國風曰：悅之，至敬之深。

則可見其性情之正也。○**翹翹錯薪，言刈其妻。**間之子于歸，言抹其駒。漢之廣

矣，不可涼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妻，妻高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

曰：葉高，正月，根穿牙，生旁，莖正，白。駒，馬之小者。

漢廣三章章八句。漢廣，漢水廣也。言詩皆是說婦人，豈是

子只看他意思，恁地拘不得。○曰：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

行露之男，不能信，或貞女，言當將婦人參化，而男子則

非亦是偶然有此樣詩，說得一傍。○曰：三章之末

皆終之以不可求之意，所謂言少，許詳之，復所以見其

酸慕有不能自己之意也。○曰：劉氏云：文王教化，其

民，挑天歌，其男女以正漢廣，其具美化行乎。江漢之域

無思，祀禮求而不可得也。

序：德廣所及也。文王之德，波于南國，美化行乎

江漢之域，無思祀禮求而不可得也。

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

乃以德廣所及為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

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儒

嘗謂序非出於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

必是下文未必非耳。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下

文，則於此類兩失之矣。○曰：東坡曰：蘇氏以序為非

有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易矣。

道彼汝墳，伐其條枝。未見君子，惄如調

飢。○張留反。

賦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潁州今南府路所治，蔡州今改汝寧府，與潁州皆汴梁路所治，並隸河南省。

墳，大防也。防也。墓名大。按曰條幹曰枝，薪之事謂曰君，君之從役於外，婦人為燕

妻怒飢意也。調一作朝重，去聲也。

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

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賦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伐其枝而又伐其肄，則踰

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魴**，魚頰也。魚頰，魚之尾也。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

逌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呼為魴，音邊。

頰，赤也。魚勞則尾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逌近也。○是時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

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

州唯青兗冀屬紂耳。周曰：此詩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於叛也。是文王以盛德為商之方

伯與商室，徐民心而不叛。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去聲下

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

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

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

其別離之，父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

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

獨

可見矣則則念其夫之深矣然其久別於行役之勞而有
志上之意相見於深思之餘宜有情操之私今乃有親上
之語以相慰則可見文王德澤之深而其无情托之私言
則又可見文王一說父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貽其
憂亦通則則念其夫之深矣然其久別於行役之勞而有
風化之美也則則念其夫之深矣然其久別於行役之勞而有
憂亦通則則念其夫之深矣然其久別於行役之勞而有
幸其家不遠真婦人問其君子之祥也則則念其夫之深矣然其久別於行役之勞而有

汝墳三章章四句

之意也雖則如殷父母孔迺慰勉之祥也未見君子不我遐棄喜幸
見而喜發乎情也終勉之以正止乎禮義也此可見其
情性之正矣且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而汝墳之民尚
以文王之命服紂之役則文王之德學於人心者可見
矣不惟此也至於婦人亦知以文王之德學於父母而勉其君
子以尊君親上之意則文王之化爲不可及矣則則念其夫之深矣然其久別於行役之勞而有
前二章篤於夫婦之仁後一章篤於君臣之義則則念其夫之深矣然其久別於行役之勞而有
汝墳是已彼先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
未被其澤者
知有恩思

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

閔其君子則則念其夫之深矣然其久別於行役之勞而有
勉之以正也則則念其夫之深矣然其久別於行役之勞而有
夫以正而不知爲之

麟之趾振振則則念其夫之深矣然其久別於行役之勞而有

與也麟屬反供倫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上聲也黃圓蹄王者
至仁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貌于

乃出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貌于
嗟歎辭○文王后妃德脩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
詩人以麟之趾與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
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
是乃麟也何必廣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爲王者之瑞哉

厚心詩內初无信意故先生從星以爲仁厚麟趾不踐
生草不履生虫有仁厚意也文王身脩家齊后妃又有賢
德而子孫宗族皆化而爲善則文王雖不王而不害其爲
有王者之道也有王者之道則
有王者之瑞故以麟之趾爲與

○麟之定都佞反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與也定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公姓公

孫也姓之為言生也

○麟之角谷反抵抵公族于嗟麟兮

與也麟一角角端有肉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公族公

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祖與文王同高祖也蓋亞圍之女孫文王之

之二從兄弟至武王時然後亞圍服盡也

麟之趾二章章三句

序以為關雎之應得之富貴宜其驕淫輕佻也公子生長

信厚宜其驕淫輕佻也公子生長知則同謂國麟出於上古之時蓋極治之日也以紂

之在上而周之公子振振信厚不裁於極治之日故

之時則麟趾遊於田蓋古人言治之極必假此為應

是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如麟之趾下文使人

子也好孫也好言如麟也好定也好角也好自近而遠自

一而言言公子一章言公姓三章言公族自近而遠自

狹而廣也黃氏云麟之趾不踞定不

自下而至於上也黃氏云麟之趾不踞定不

抵角不觸也黃氏云麟之趾不踞定不

於信厚問麟趾踞虞之詩莫是當時有此二物出

來否曰不是只是取以為此即此便是麟趾便是麟

麟之時春秋之作雖有麟而非麟之時

○**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

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之時二字可刪自衰世公子以下序之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

而言也善章卷耳言其志行去之在已樛木蠡

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如易

之乾坤意思地无方際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指說道甚廣是德只德渾論論如下面

諸篇却多就一事說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

著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至於挑天兔置采

首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

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

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

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為關雎之應也夫其所以

至此后妃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

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或乃專美后妃而

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詩者字為之訓句為釋

未有不全得一篇之意者至於此論則又全得周公集此二

篇之意者至於此論則又全得周公集此二

南之旨句向有事實意味可玩无一毫穿鑿牽

合之私熟讀之自見与夫大中庸一解同功是

豈拘於序說者所能及哉

原其所以作皆本於文王之身蓋關雎至五篇

五篇則刑于寡妻之效也挑天以下六篇所謂

至於兄弟御于家邦者也后妃之德固在其中

矣然而妻者陰道也陰道无成有終貝后妃豈

得專成功之名哉此所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

之本而謂

之風也

召南一之二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傳文曰召康公也燕

甫謚云文王庶子按左傳富舊說扶風雍縣南有

召亭即其地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

亭的在何縣今陝西省鞏昌路鳳翔

維鵠有巢維鳩居之御反之子于歸百兩御之音亮

反叶魚之

興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為巢其巢最為完固爾雅曰冬至祭之春乃成

鳩性拙不能為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歐陽子曰鳩拙鳥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巢便以生子往往墜雛鵲在巢甚堅既生雛飛去容有鳩來與彼至巢與之爭止取一物為喻

之子指夫人也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迎之也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

問關雎言品物類聚以見夫人之德也

鵲巢二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何鳩之性靜專无此可借以見夫人之德也

后妃也蓋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家邦无二道也

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興也盈滿也謂衆媵孕姪又娣之多爾雅曰國君夫人有左右媵兄女曰姪音秩弟之多

姪媵女弟也

鵲巢二章音四句爾雅曰國君夫人始歸其夫家也二章曰方方正也

也鵲能正鵲之成巢夫人能正其家也二章曰盈鳩生子盈滿其巢土人子孫衆多而盈其室家也一節深一節自有次序

南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

起家而告有之如鳩鳩所以配焉

文王之時關雎之化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蒙化以成德者其道以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也後皆放此

于以采繁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賦也于於也繁白蒿也以細文三月采之於沼於沚所謂謂高沼池也沚渚也非水菜謂

於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為齏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

其事而美之也必謂為之曰詩人且是如此說或曰繁

所以生蠶蓋古者後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

之有葛覃也謂來藥只作祭祀自是曉然若作蠶事雖

于以采蘋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賦也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桑蠶室也

被皮寄之僮僮罔風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賦也被首飾也編又偏上聲髮為之

第髮長知為之所謂髮也周禮所謂次也

僮僮疎敬也而祁祁舒遲貌六事有儀也祭義曰

謂六事之中非私室也

及祭之後陶陶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既深如隄謀將復

入也陶陶陶遂遂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或曰公即所謂

公蔡也熱知之如書出箇賢婦人來其意態精神皆可見

采繁以供祭是未齊以前事也彼之僮童夙夜在公是正

當祭時事也彼之婦人之情也事有始終

始而息終者常人之情也所以為貴也

故無間斷此夫人之所以為貴也

采繁二章章四句無波遂在中饋言婦人無遂事惟

飲食薦焉而已采繁于沼澗而用之于祭祀其未事則

夙夜以實其言力其既事則舒遲以言歸而已國公曰呂

氏云一章一章言其

事也二章言其容也

采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

矣

嘒嘒於草蟲躍躍反詁阜蚤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乎反叶

賦也嘒嘒聲也草蟲蝗屬奇音青色

躍躍貌阜蚤蟻也

也長短如蝗也

負蚤也

郭璞云常羊也陸璣云大小

草蟲鳴也

負蚤也

負蚤也

止語

辭觀遇降下也

人云放下心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

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

賦也

賦也

賦也

賦也

賦也

賦也

賦也

賦也

賦也

賦也

賦也

賦也

賦也

賦也

賦也

賦也

賦也

賦也

賦也

賦也

賦也

賦也

賦也

賦也

賦也

賦也

賦也

賦也

賦也

可見其情性之正也
文王風化之所及也

○陟彼南山言采芣芣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賦也薇以蕨而差謂之迷蕨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

氏曰疑即莊子所謂迷陽者謂之迷蕨生於楚之荆楚之間有草叢

花亦繁麗條之腰者大如巨擘刺而食之甘美野人呼為

迷陽疑即所謂迷陽也謂之迷蕨生於楚之荆楚之間有草叢

薇亦山菜也謂之迷蕨生於楚之荆楚之間有草叢

之以供宗廟祭謂之迷蕨生於楚之荆楚之間有草叢

草蟲二章章七句謂之迷蕨生於楚之荆楚之間有草叢

哀不止於微微矣此未見其憂一節緊一節也降則心

稍放下悅則喜動于中夷則心氣和平此既見之喜一

節深一節也此詩每有二節蟲鳴蟲躍采薇采芣之時

是一般意思思仲仲微微之時是謂之迷蕨生於楚之荆楚之間有草叢

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謂之迷蕨生於楚之荆楚之間有草叢

此恐亦是夫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謂之迷蕨生於楚之荆楚之間有草叢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謂之迷蕨生於楚之荆楚之間有草叢

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蘋謂之迷蕨生於楚之荆楚之間有草叢

開寸許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茹中者曰行潦小者水上浮

萍毛氏以蘋為大萍是也郭璞以蘋為水上浮萍是以小

萍為大萍誤矣蘋可茹而萍不可茹豈謂之迷蕨生於楚之荆楚之間有草叢

有不可茹之藻而乃用以供祭祀乎謂之迷蕨生於楚之荆楚之間有草叢

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迷蕨生於楚之荆楚之間有草叢

尺一莖如釵股葉似蓬蒿謂之聚藻一者皆可食行潦流

熟葉按去腥氣米麵皆蒸為茹佳美飢荒可充食行潦流

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叙

其事以美之也謂之迷蕨生於楚之荆楚之間有草叢

此詩與米芣正相類但米芣是美物所采有常處也謂之迷蕨生於楚之荆楚之間有草叢

此詩是美大夫妻以言奠于宗室而知之也謂之迷蕨生於楚之荆楚之間有草叢

○于以盛成之維音篚及音篚反于以湘之維音錡反及音錡反

金符南反

賦也方曰篚圓曰筐音皆竹器也。湘烹也。蓋粗熟而淹以爲道也。

也之禮主婦一粢豆而實以爲道也。錡金屬有足曰錡。

無足曰金。○此足以見其循序有常嚴敬整飭

之意。必躬也。○所用有常器也。○誠敬之至事事

而皆嚴敬者之所爲也。嚴敬則自然整飭如此。○必米

能也。曰米曰盛曰湘。尤一不親曰篚。曰筥曰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五叶反誰其尸之有齊則皆季女

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季女

子爲別子。別子之嫡子爲大宗。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奠也。

即大夫之嫡祖也。故祭於其牖。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奠也。

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爲

奠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所謂牖下者也。凡牖皆南向而

主皆東向。曰堂屋五架中脊之梁曰棟。次棟之架

曰楹。後楹之下以南爲室。與房大夫房東室西

相連爲之室。又戶東而牖西。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

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牖穿壁爲交

明窻以取尸主也。齊敬貌。季少也。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

以道醢。醢醢少牢饋食主婦薦菹醢醢於筵前。菹菹

七醢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自后妃及夫人及大夫。齊家之化也。

采蘋二章章四句。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

而不厭久而不厭。循其序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

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

有齊敬之心也。○首章言未祭之前采蘋藻之事。○

次章言既得蘋藻而治以爲酒之事。○二章言祭時獻豆

酒之事。東萊言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爲者非一端所

歷者非一所須云。不厭久而不厭。循其序而有常。積其

誠而益厚者亦云。得好但此詩意尤在有齊季女一句。上

惟敬故無間。少而能敬非質之美而敬之豫者不

能非文王之化。從來者遠焉。能如此哉。采蘋見其始

祭之敬。采蘋見其少而能敬。○首章言未祭之前采蘋藻之事。○

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風有采桑采蘋雅有行葦泂水
信昭忠

厚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
相共祭祀矣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

蔽帝非貴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
反謂能循法度

賦也蔽帝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棠今棠

其子有赤白美惡白也棠今棠剪剪其枝葉也伐
伐其條幹也伯方伯也伯長也為諸爰草舍也止於其下

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
下召伯觀省風俗或爰日棠之下以受民訟

其後人思其德故爰其植而不忍傷也
為墨子之道也詩釋

蔽帝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起例

賦也敗折憩息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爰之愈深也下
章放此又不可忍抑屈之愛之愈久而愈深也思其人而爰

其樹則其愛之之意廣矣又至於愈久愈深則其愛之之
意遠矣召公之德其於治於人心者如此而文王之化從
可知矣

蔽帝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始說

賦也拜屈拜小低屈也說舍也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甘棠二章章二句則行鄉邑有棠樹決政事其下人

思召公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正義云昭地志云召伯

南國天子所都周公不得專有其美召公專主諸侯則
南國之教得以稱召伯也在鳥

多善遠也。四多慎近也。周公近召公遠。有詩無詩。此其異於。蘇氏謂曰。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此其說似可采。而詩傳不取者。蓋所以明文王之德化也。

序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日新之至。

以其教明也

厭於葉浥於及行露豈不夙夜叶羊謂行多露

賦也。厭浥濕意。行道夙早也。○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章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污者。自述已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言道間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良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強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

○誰謂雀無角叶音何以穿我屋叶音誰謂叶音女無家叶音

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為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貞女之自守如此。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汝於我嘗有求為室家之謂。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為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男自侵陵女女不從遂遂誣誣女女以有室家之約而召伯聽其訟此詩詩述女子自訴之辭如此蓋雀之穿屋實以味不以角也男子男子之我我乃乃是是侵侵陵陵實實無無室室家家之之禮禮也也味味音音書書

○誰謂鼠無牙叶音何以穿我墉叶音誰謂女無家叶音何以速我訟叶音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興也。牙。牡齒也。鼠無牙。墉。墉也。○言汝雖

能致我於訟然其求為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
汝從矣使貞女之志得以自由者召伯之明也
此而德者深矣此則明也

行露二章一章二句一章章六句召南非一國其

此詩之作其被化之未幾者故不免有強暴侵陵之
患必待聽之明而後察若周南則固無是詩然騶虞純
初六強暴之男則訟之九四也初六陰深不承於訟而
九四以剛不中正應之貞女自守非所以召訟而男子
以強暴凌之然曰室家不足則初六之辨明矣曰亦不
女從則九四不克訟矣所以能然者以有召伯為九五
之大人也然以此詩之貞女猶周南漢廣之貞女也而
彼之出游人自不化此雖早夜自守而猶有強暴之
訟是又被化有遠近作詩自先後未可遽分優劣也

序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

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周家貞信之教

此如一陽來復之時陽雖有當盛之勢而五陰猶未
知以陽陽則草木之摧敗猶有所不免自二南極而

王道成則自復而臨
自臨而泰之時也

羔羊之皮叶唐素絲五紵徒何退食自公委於危蛇移音

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

紵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兩皮之縫不易合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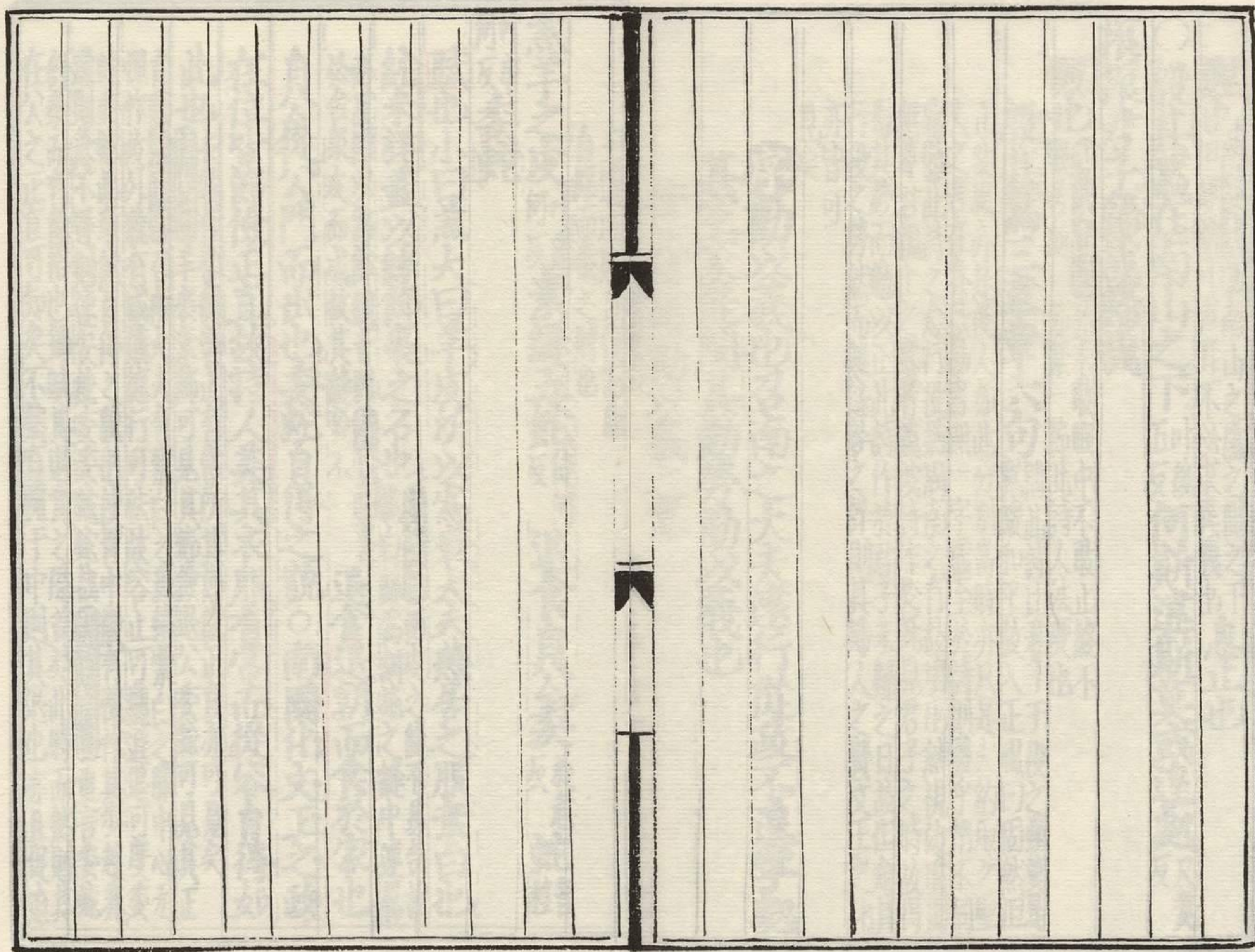
兩反因以為飾則音則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

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文王之政

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

此也衣裳有常制進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

直謂言曰召南大夫有潔白之操解潔白之服中心无
愧作故外貌有威儀德行可法故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委
蛇委蛇此泰然自得之貌也使習中微有愧作其步趨非
躁則急不躁則速安能委蛇哉退食於此時而然則其
舒泰而有餘裕也獨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時而然則其
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愧于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



興也但便韻州南山之陽之側之下息止也

○發其聲在南山之下五反何斯遠斯莫或遠處反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但便韻州南山之陽之側之下息止也

殷其雷二章章六句此詩人法度也

正變風亦是後人如此方別當時亦只是大約固然是人之言在春秋易書無一字虛至於詩則發乎情不無尊君親上之意者義彼詩作於既見君子之時故得慰其勞而勉以正此詩作於君子未歸之日故但念其行役之勞然而無怨怒各之評則其婦人之賢文王之化亦皆可見矣

定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違寧處

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按此詩無勸以義之意

標婢小 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賦也標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酸庶衆迨反也吉吉

日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

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故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

而大晚矣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梅落之時過而太晚求我之衆士

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女子自言其心事之實而此乃

無隱情無慮志非文王之化其能臻此哉東萊先生曰其

辭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邪或謂若以此詩

為女子自作亦不害蓋里巷之詩但如此已為不失正矣

○標有梅其實二兮反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賦也梅在樹者二則落者又多矣今日也蓋不待言矣

釋道今可以成昏矣

○標有梅頃筐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賦也。墜取也。須筐取之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謂相語也。遺嫌始相語以求之也。必以正必待父田之命。媿始之言也。謂曰。其辭汲汲。汲然必待夫士之求也。禮時之過者情也。待士之求者禮也。發乎情止乎禮義。蓋不獨變風為然矣。

標有梅一章章四句

問此詩何以入正風曰。當文王與紂之時。其詞汲汲。善未可全貴備。問此詩固出於正。只是如此。出方變惡。入耶曰。此亦欲達男女之情。當見晉宋間有怨父母之詩。讀何者。於此亦欲達男女之情。當見晉宋間有怨父母之詩。讀何亦自是人之情。處為父母者。能於其而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此所謂詩可以觀也。曰。女子之情。欲昏姻之及時。則少矣。行露。死靡於漢。廣亦然。然召南之有此詩。則猶周南之有桃夭也。

序男女及時也

慮天下也。血氣既壯。雖自檢情。實既開矣。顧禮義故昏欲及時者。所以全節行於召。未破之日。李欲及時者。所以全智慮於未分之時。召。

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此序末句未安

嗟呼也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

同

興也。嗟微貌。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肅肅齊音

又音速貌。貌。齋。夜征行也。寔與實同。命謂

天所賦之分也。○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好忌以惠

其下。故其眾妾美之如此。蓋眾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

星而往見星而還。在昏時或在旦時也。故因所見以起

興。其於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遂言其

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

於君為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於來往之勤也。

○嗟彼小星維參所與昴叶留肅肅宵征抱衾與綯

與也參昴西方二宿之名下有三星錄曰昴六星衾被也綯音彼也與亦取與昴與綯二字相應猶亦同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呂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

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此為衆妾美夫人之詩

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江有汜音祀叶之子歸不我以音里反其後也悔音虎

興也水決復音入為汜音今江陵漢陽

安復之間蓋多有之夏水自江而別以通于漢漢復入江

嫡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我媵自我也能左右並去之

曰以謂挾己而偕行也○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

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古者嫁女姊姪從謂之媵

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猶有汜而之

子之歸乃不我以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矣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興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猶以也處安也得其所安也

○江有沱徒河反之子歸不我過音其嘯也歌

興也沱江之別者水自河出為澗漢為清江為沱

揚言自沈清者以水從江漢山過謂過我而與俱也嘯感
者皆曰沈清故二州皆有也
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
矣此兼上兩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謂也歌者理也從練者躁急而福快復禮者安舒而和樂從欲而悔消理而樂則得其性情之正矣

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

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居上者當如小

法之媵妾凡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皆當以此詩為法
我願也章曰悔二章曰與二章曰歌始則悔終則相

字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

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

亦自悔也

詩中未見勤而無怨之意只看詩中說不我以不

野有死麇俱倫反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興也麇獐也鹿屬無角多麇其類甚懷春當春而有

懷也謂之吉士猶美士也吉士厚也又愧之也○南國被文王

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污者故詩人因所見

以興其事而美之白茅包裹之有女懷春故吉士何不以其

以白茅包死麇而誘懷春之女也禮與之乃誘之乎無禮者宜吉士但美其辭以責之言故本美吉士何乃如此或曰賦也言美士

○林有樸音木。樸，小木也。鹿獸名，有角，純束猶包之也。東有女如

玉

興也。樸，小木也。鹿獸名，有角，純束猶包之也。東有女如

之如玉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興，下一句也。或曰：賦也。言以

樸橄藉死鹿束以白茅而誘此如玉之女也。東有女如

○舒而脫脫反兮，無感我悅反。始鏡兮，無使尫反也。

吠反符發

賦也。舒，遲緩也。脫脫，舒緩貌。舒，開之意。脫脫，不但為舒緩，

有脫脫之意，與混夷脫脫義同。感，動也。悅，中。始鏡，左偏紛脫注

之巾。尫，犬也。○此章乃送女子拒之之辭，言姑徐徐而

來，毋動我之悅，毋驚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意其

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東有女如

拒之使遠其身也。莫留此以驚我家之犬，又拒之使遠其

家也。此可見其凜然不可犯矣。東有女如

草不必於前章死字白字，懷春字，意都在此。

野有死麇音章，章音章四句。一章二句。二章二句。三章二句。

無禮而拒之，其詞初猶緩而後益切。曰：吉士誘之，其詞

猶更切也。曰：有女如玉，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也。至於其

末拒之益切矣。召南有此詩，亦猶周南有樛櫟，但

漢廣則男女各得其正而行，露死麇二詩方作之時，則

女已貞而男未正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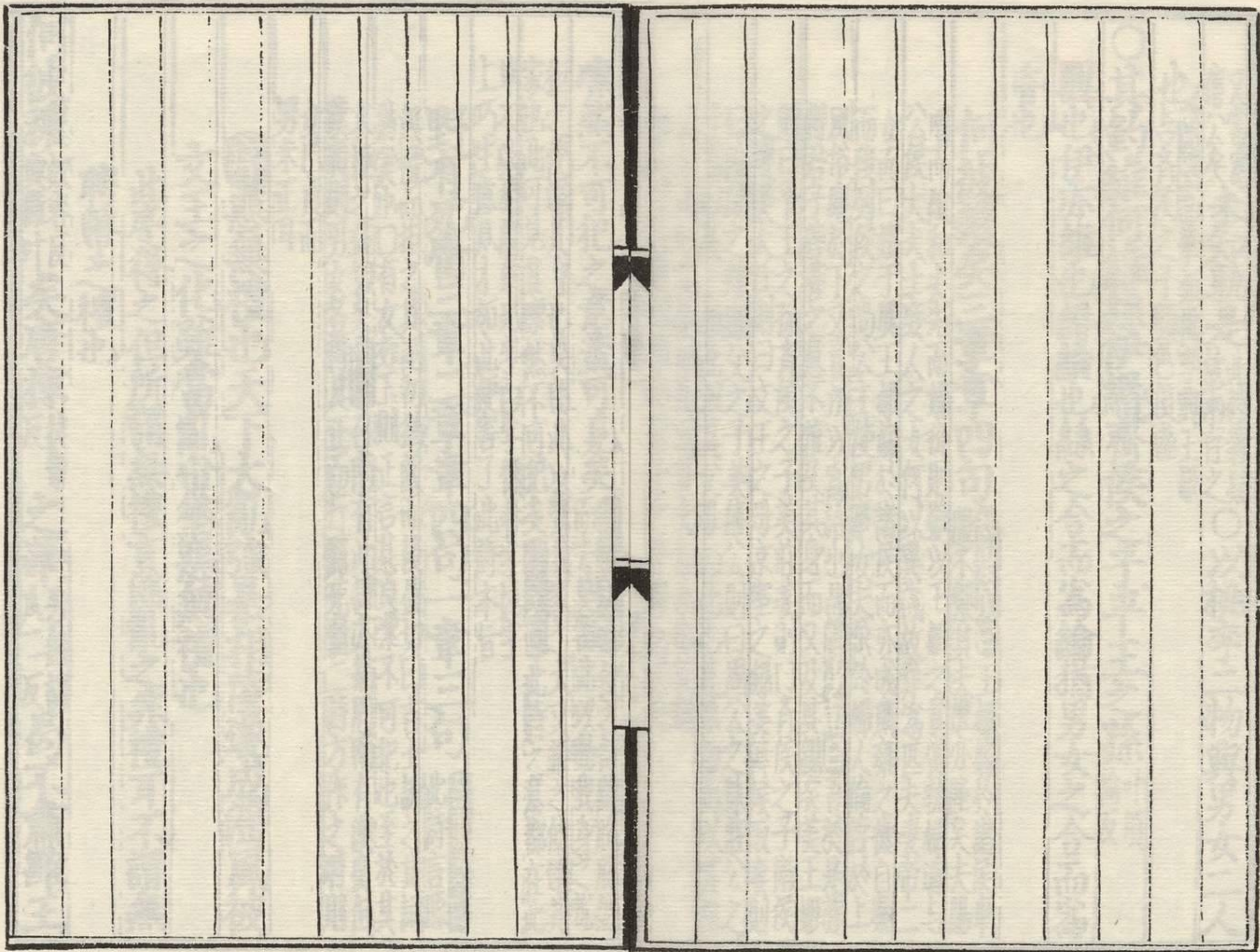
序：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被

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言淫亂之非禮耳，不謂無

聘幣之禮也。

何彼穠音容矣，唐棣音帝之華音無，胡音胡不音不蕭音蕭，雖王



又嘗曰為
也
○以桃李二物與男女二人

○其釣維何維絲伊緝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倫反
也伊亦維也緝綸也絲之合而為綸猶男女之合而為
昏也

何彼穠矣二章章四句

國風鄘曰王姬嫁於諸侯車
唱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則雖以王姬之貴當執婦道與
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為匹夫妻帝二
女而曰嬪于虞王姬嫁於諸侯而亦成肅雍之德自秦
而後列侯之尚公主治使男事女夫原於婦人倫恃於上
風俗寢於下又豈所以為治也哉周詩曰吾於是詩
得君子善善之意不惟及其身而又及其親矣美王姬
則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美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
之妻美大任則曰文王之母京室之婦美韓侯取妻則
曰汾陽之甥蹇父之子美嬴公則曰周公之孫莊公之
子蓋曰其子如此以其父母如此也其孫如此以其祖
父如此也其妻如此以其夫如此也其甥如此以其舅
如此也其舅如此也君子之善善也周矣

序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以下嫁於諸侯車服不
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
也

此詩時世不可知其說已見本篇但序云雖則王
姬以下嫁於諸侯說者多笑其陋然此但讀為兩
句之失耳若讀此十字合為一句而對下文車服
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為義則序者之意亦自明
白蓋曰王姬雖嫁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
之夫人不同所以甚言其貴盛之極而猶不能挾
貴以驕其夫家也但立文不善終費詞說耳鄭氏
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音種鞞音勒面績音總服
則綸音羣六服音禕衣為上音禕次之音禕

曰厥翟次其羽使拍迫也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韋為當面飾也續畫文也總著馬勒直兩目與兩皆備成章曰搖輪翟畫畫者然則公侯夫人翟

弗者其翟車貝面組總有怪也數重不厭以翟羽飾車之側且貝面貝飾勒之當面有怪則無蓋矣

彼茁

側劣反

者段音加壹發五犯

反

于

音吁下同

嗟乎騶虞

叶音牙

賦也

茁生出壯盛之貌段廬也亦名華

名華

曰

段廬華又物四名

發發矢犯牡豕也

曰犯恐牡字當作牝

一發五犯猶言

中必疊雙也

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

騶虞尾長於軀不履生草

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

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數之

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是即真所謂騶虞矣於田獵之際見

詩經

動植之蕃庶因以贊頌文王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為仁也禮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被茁者段仁也仁在壹發之前壹發五犯義也曰與段曰彼茁者段記鬼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勾芒司節和風雨物草澤滋肥之時也一發五犯獸之多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繁殖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非騶虞自然不勉之仁殆不足以形容之也

○彼茁者蓬壹發五從

子公反

于嗟乎騶虞

紅叶五反

賦也蓬草名一歲曰從亦小豕也

騶虞二章章二句

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

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

騶虞言庶類蕃殖故知其澤之及物蓋意誠心正

之功不息而久則其熏蒸透徹融液周遍自有不能

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為鵲巢之

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化之入周南見其

南則見其澤之及物者廣則文王意誠心正之功轉發

動化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者無以復加矣此義至先

生而始明也言國君蒐田以時則在外者無不孚也未

有迹之未孚而可以及遠者中則在內者無不孚也

之所待也然則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

在身其本一而已也此詩之義前集亦猶麟趾之

終周南也但作詩者非同一人而皆以仁獸為喻皆

以于嗟為詞皆以三章成章皆詞簡而意深豈有同

被文王之化而吟咏性情性亦有同然者故編詩者分

置二南之末得無意乎爾雅曰鳥

子云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

序 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

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衍蒐田以時

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君子而朝廷治人倫既正朝廷既治使天下皆

被文王之化而有騶虞之仁心則王道成矣

此序得詩之大指然語意不分明楊氏曰一南正

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

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於仁

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

-11 187 33 916" data-label="Text">

然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

曰王道成者以此篇處末故總之言天下純被文

王之化庶類又蒙其澤仁心能如騶虞則王化之

道成矣所謂周南歐陽公曰賈誼新書曰騶者文

召南王化之基也

王之圃名虞者囿之司獸也歐陽公曰漢世詩說

未出之前說者不以騶虞為獸也文帝時

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其為

-23 223 21 916" data-label="Text">

虞官明矣獵以虞為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斥

言也賈誼曰騶虞天子尊鳥獸官名騶虞曰書

言騶虞者多矣如七騶六騶蓋馬海澤虞山

虞則山澤之官月令季秋教田獵命僕及七騶成

-7 223 37 916" data-label="Text">

駕周官山澤虞皆當田獵則虞

無虞之說而射義言天子以物虞為節樂官備也則物虞一官田獵之時乃其職事當以多殺為心今也五豕而一取故詩人曰于嗟乎而能如是乎又曰詩首句言田獵之得時以言君仁不盡殺卒之得禮此與舊說不同今存于此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鵲巢於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

夫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

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

家以及其國也鵲巢采蘋朝臣之妻甘棠行露朝

建之臣皆化之自近及遠也羔羊其詞雖無及

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

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為之者與

明道而莫知其所以然故曰皞皞如也唯何

彼穠矣之詩為不可曉當闕所疑耳

周南召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為正風今

姑從之周南言文王后妃之化召南言諸

德之事蓋詩之正風也

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

夫婦之倫焉見文王心德之端焉

臣之倫焉見文王心德之微焉

外得之淺故召南之詩不及周南之深也

以無變風曰陳諸侯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

方設教為黜陟也時徐及吳楚僭

號不承天子之風故無其詩也

孔子謂伯

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

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

步不可行謂室家之事而後為家齊由此而

必如二南所述室家之事而後為家齊由此而

待之則無所不可行若為之不從此始則動有

隔得雖尺寸不可推而行之故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二南之詩於文王齊家之事則見之矣至於修身之事則未嘗及也今乃謂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何也曰身者家之本也聖人之化未有不本於身者文王之化自內及外如此則其脩身之事固在其中矣
曰告伯魚李詩必自周南召南始蓋詩之序先之以風而周南召南又為風之先焉此皆文王正心誠意有在於此故其肅肅雍雍在
於閨門之內而其化行於二南之國
儀禮

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芣采蘋
能於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之禮也合樂謂堂上歌瑟堂下鍾磬合奏此詩也
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合樂謂堂上歌瑟堂下鍾磬合奏此詩也
衆音俱作而歌之鄉飲酒鄉射自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

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
方賓燕則有之
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去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

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
二南而極於天下
江漢之遊女莫不被其風化大用之大小用之則小上自朝廷下至閭巷皆可得而用之此如春風和氣及物則生不可以大小詩也
曰二南皆文王之妻夫刑家之法雖自於已而於其配必謹所擇是蓋禍福之基所以重宗廟重其身正夫婦而為正家之本也
之風雖經無明文然無害於義故姑從之孔子之誦伯魚但使之享二南而不言二南之義今得先生說得二南之義明白尤竟孔子之言有其義正牆面而立而人讀了二南詩果便不面牆而立方是善讀詩故先王嘗訓一享者曰

二南而極於天下
江漢之遊女莫不被其風化大用之大小用之則小上自朝廷下至閭巷皆可得而用之此如春風和氣及物則生不可以大小詩也
曰二南皆文王之妻夫刑家之法雖自於已而於其配必謹所擇是蓋禍福之基所以重宗廟重其身正夫婦而為正家之本也
之風雖經無明文然無害於義故姑從之孔子之誦伯魚但使之享二南而不言二南之義今得先生說得二南之義明白尤竟孔子之言有其義正牆面而立而人讀了二南詩果便不面牆而立方是善讀詩故先王嘗訓一享者曰

公讀二南了還能不正牆面而立否意思都不
曾相粘濟得甚事此又讀詩者之所當知也儀
禮之說見古人於二南用之如此其廣且
切而程子之說則又所以述二南之用也

至正壬辰仲春

日新書堂刻梓

詩卷第一

卷一

